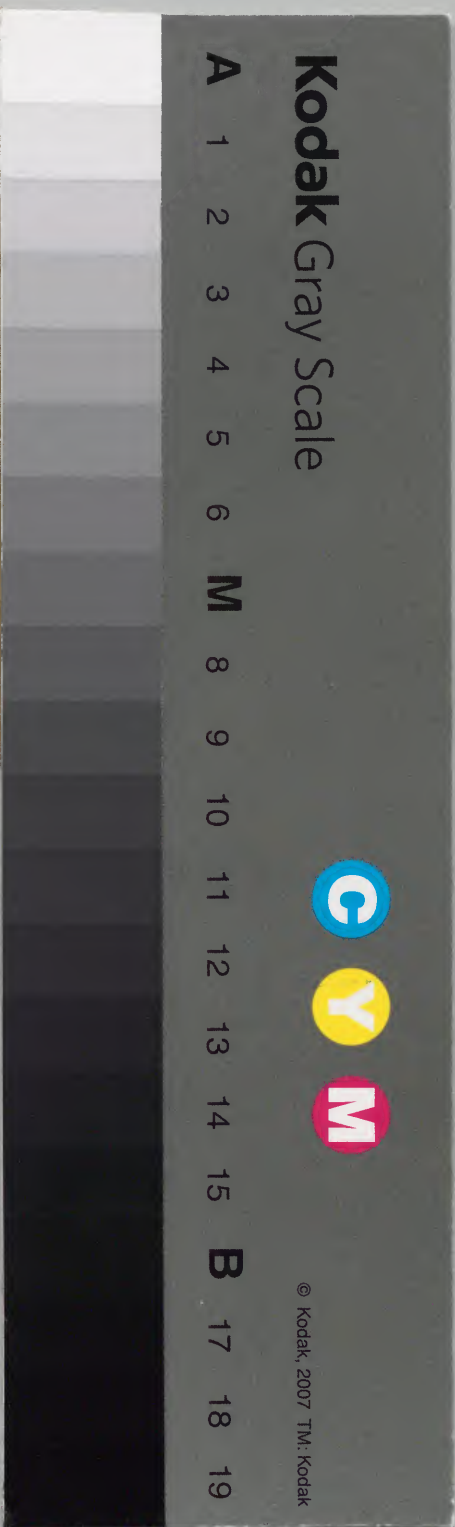


五代史

卷二十四之三  
三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99)
函號	別 10 1





五代史卷二十四

淺草文庫

宋歐陽脩撰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翰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  
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翰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  
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  
位拜崇翰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  
東保楊劉彥章圖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  
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  
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翰  
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翰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  
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  
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  
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翰與毛彰  
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  
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  
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  
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翰崇翰延之  
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  
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翰以澤潞



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領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

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計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襄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



已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  
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  
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  
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  
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  
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  
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  
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  
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  
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

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  
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  
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  
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  
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  
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  
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在上斬  
祛射鈎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  
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



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翰又曰  
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  
與鄴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德矣願乞身如約  
莊宗召崇翰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  
朕安之乎崇翰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  
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翰忠武崇翰因自陳權位已  
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  
之地崇翰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  
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  
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

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  
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死使王允平營  
之宦官曰郭崇翰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  
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翰曰昔吾與梁對  
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  
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翰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  
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  
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暑暑坐變清涼莊  
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翰果切諫宦官曰崇翰之第  
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



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  
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凡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  
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  
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  
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  
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  
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  
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  
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  
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

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  
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  
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  
法子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  
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  
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  
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摠管當  
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  
爲患北邊非摠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  
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



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翰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翰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翰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翰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翰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翰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翰留鎮蜀繼岌頗疑崇翰崇翰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翰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

崇翰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翰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行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翰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翰去就彥珍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翰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



沒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  
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  
弘革等卽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  
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  
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  
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  
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  
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

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  
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  
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  
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  
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  
勞力時有補益而特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  
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  
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  
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  
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



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  
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  
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  
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  
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  
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  
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  
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

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  
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  
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  
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  
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  
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  
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  
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  
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  
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旣以天下爲



已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  
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  
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  
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  
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  
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  
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  
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  
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  
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

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生死御史獄乃下制削  
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  
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  
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  
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  
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  
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  
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  
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  
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



而誠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弟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口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

食不能目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已益不自安旣而遣李巖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巖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



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鏘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鏘卽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王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鏘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謀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

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知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道



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  
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譴  
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  
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  
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  
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  
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  
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爲重  
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栗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  
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

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  
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  
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  
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  
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  
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  
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  
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  
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槌擊其首  
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



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人「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中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

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五

卷二十四終

五代史卷二十五

宋歐陽脩撰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二十五

傳



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  
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  
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  
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  
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  
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  
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  
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  
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  
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擒

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  
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  
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  
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  
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  
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  
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  
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  
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



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栢鄉趙人告急  
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  
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  
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  
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  
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  
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  
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  
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  
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

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  
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  
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  
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  
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鄙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  
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  
遽起曰吾方愚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聞景仁何爲  
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  
如公所料乃退軍鄙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  
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



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  
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  
其來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  
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  
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  
走遂大敗自鄆追至于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  
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

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  
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  
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  
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  
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  
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  
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  
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  
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  
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



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宣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顯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



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壤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任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

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蓏縣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先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闔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  
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  
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摠管梁朱友謙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  
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  
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  
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  
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  
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  
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又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

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  
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鷄存審曰可以一  
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  
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  
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  
之張文禮弑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  
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  
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  
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  
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



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  
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  
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  
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柰何忍令死棄窮  
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  
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  
將射鈎斬袂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  
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  
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  
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刃出死人  
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  
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  
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  
承王存霸奔於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  
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  
宗卽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  
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爲上將  
軍復爲秦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  
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  
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



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  
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  
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  
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  
餘人卽日牒州專與推官韋徽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  
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  
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待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  
晉高祖以楊飛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  
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待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  
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  
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  
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  
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  
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  
大譟進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  
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  
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  
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  
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  
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  
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駒還過梁軍其  
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  
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  
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總  
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  
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瑋已爲晉  
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  
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

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  
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  
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  
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蓳縣是時晉精兵皆北  
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  
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  
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  
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  
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  
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



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蔣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鏐兵傅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

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充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蒲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衡指揮使梁晉戰相鄉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



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  
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壘  
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  
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  
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  
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  
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  
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  
望臣破敵卽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  
取之卽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

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  
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被梁戰艦者  
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  
水間爾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卽以大甕積薪自上流  
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  
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  
建及將銀槍効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  
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  
不可令典牙兵卽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  
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  
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  
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  
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  
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  
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  
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敢之  
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  
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  
追及憤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

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  
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  
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  
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  
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  
日卽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  
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及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  
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  
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  
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



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  
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  
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  
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  
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  
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  
寇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  
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  
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  
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  
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  
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  
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  
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  
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  
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  
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  
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  
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  
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



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  
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  
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於地誓以死報君臣  
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  
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渾  
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  
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  
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  
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  
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  
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  
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  
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  
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  
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  
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  
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



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栢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

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卽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



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  
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  
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柰何欲納總管而  
負國循不荅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  
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  
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  
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  
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  
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  
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  
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  
皆罷璋亦不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  
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  
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  
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  
善達爲祟卒于鎮



善哉

史卷二十五終

五代史卷二十六

宋歐陽脩撰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二十六

傳

一



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  
乃遣閻寶史建塘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  
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  
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  
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  
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  
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  
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  
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  
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

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初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整  
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  
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  
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  
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  
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  
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  
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言者  
上言習厚歛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



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  
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  
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  
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  
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  
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  
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  
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  
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

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  
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  
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  
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  
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  
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  
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  
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  
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



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筆頗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憲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與



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  
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  
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  
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初卽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  
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  
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  
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鄰刺史不專  
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  
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

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  
寒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美遣大程官  
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  
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  
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  
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  
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  
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



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作

無暇聞者笑之盧秦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



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李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

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父西伐以嚴爲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



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以妻母爲託卽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偪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飛行刑者少綏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筭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



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

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爲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



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歎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据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書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歎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

盡

五代史卷二十六終



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歐陽脩撰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茲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



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  
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  
反石敬瑭伐蜀又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  
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  
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  
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卽奏言重誨怨望又  
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  
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  
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  
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  
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  
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  
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  
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  
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  
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  
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  
贇爲進奏官明宗卽位卽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  
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



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力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文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暉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



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友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  
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  
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  
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  
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  
巴土嵩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  
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  
由此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  
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  
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  
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  
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  
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嵩  
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嵩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  
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嵩爲宣徽北院使延朗  
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嵩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度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嵩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旣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瑋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瑋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

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



召之語罷敬瑋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  
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瑋徒亦反不徒亦反遲速爾不  
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  
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  
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瑋以反  
聞敬瑋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  
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  
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瑋事每  
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  
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

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  
見文遇肉顛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  
之益醜乃已時契丹已立敬瑋為天子以兵而南帝  
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自司馬坡踏戰地審虔  
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  
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  
朗與高竝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  
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父  
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高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  
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



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  
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焉常不  
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  
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  
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  
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  
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  
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败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弁

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  
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  
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  
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  
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  
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  
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



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

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



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常以誅  
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  
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  
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  
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  
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  
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  
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  
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  
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  
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心謂義誠曰今西帥  
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  
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虜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  
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  
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  
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  
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  
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



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歸於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  
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  
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  
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  
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  
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  
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  
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  
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緩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  
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  
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  
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  
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  
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  
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  
珂及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  
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  
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  
走歸國於節未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  
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  
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傳







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  
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爲相  
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  
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  
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  
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  
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  
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醫告勅亂易昭穆而季  
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  
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  
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一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遷  
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立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攻皆  
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待  
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旅  
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  
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  
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  
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毀衲曰臣嘗見前朝故  
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  
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



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韋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其非遽改佗官而韋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韋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韋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韋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誦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韋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韋貶辰州刺史說瀋州刺史所

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韋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韋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韋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惠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部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喜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卽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韋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韋子昇說子濤皆官至



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  
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  
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  
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  
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  
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  
王誠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  
以卮酒辭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  
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

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卽位議擇宰相而盧汝  
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  
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  
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  
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  
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  
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  
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  
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



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  
恃婦家方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園不對而去夜  
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候相此癡  
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  
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  
部尚書

任園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  
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園觀  
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  
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園去就之計園勸嗣昭堅守以  
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園爲嗣昭畫  
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園數  
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園之力也嗣昭從  
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園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  
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  
昭討之嗣昭戰歿園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  
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園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  
之園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園曰城中兵食俱盡  
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  
生路園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



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討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園工部尚書兼真定尹比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口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園

謀隱其公解錢後莊宗遣官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邑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黜南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



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  
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  
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  
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  
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協對園前爭曰  
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  
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  
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  
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  
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  
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  
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  
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  
任園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  
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  
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  
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  
爲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  
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  
重誨辨於帝前園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



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  
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  
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出妓  
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  
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  
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  
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  
爲下詔坐圖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卽位贈園  
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燕  
人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  
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  
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  
鑾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  
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  
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  
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  
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  
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  
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遇文字



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

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



聽人情大恐辭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白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嚙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

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卽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



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推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

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論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卽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  
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  
宗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  
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  
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  
都以鞠場爲卽位壇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  
漢鄩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  
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  
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  
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  
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  
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佞史彥瓊曰我與羣臣  
飲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  
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  
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  
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  
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知任以一方乃  
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  
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  
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承王存霸奔于



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  
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  
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  
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  
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  
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  
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  
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  
舊史考憲事實而未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  
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  
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  
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  
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  
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  
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其  
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  
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  
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  
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文山莊宗將建國于魏  
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  
推官莊宗卽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  
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  
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  
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  
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  
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  
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  
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曰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  
凌奪有力者勝凡畧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  
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  
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  
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  
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  
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  
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



釜而已華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丁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為秦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口獻諛語



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傳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

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馬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卽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



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召還見於內  
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  
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  
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  
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  
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詔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  
恨而卒

五代史卷二十九終

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歐陽 脩 撰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  
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  
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  
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



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卒以  
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  
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  
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  
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  
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  
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  
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

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  
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  
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內  
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  
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  
徙鎮晉昌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  
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  
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  
度寢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藥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

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母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



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天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



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  
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  
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  
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  
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  
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  
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  
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林椅榻皆裹金銀飾  
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  
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禧下至伴食  
刺史重禧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  
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  
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  
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  
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  
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  
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出其  
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  
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  
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



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



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與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木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大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卽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末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



州巒善無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士卒皆  
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  
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  
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  
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  
亂卽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  
温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瀛  
州河間人也土令温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  
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  
殺并死其死不足  
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終

五代史卷三十

宋歐陽脩撰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  
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  
精神爽烈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  
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傍文簿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三十

傳

一



盈積莫敢逼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  
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  
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䟽理獄囚以祈福  
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  
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  
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  
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  
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  
鬻官謗者譱譱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

翔李末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末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  
王侯富有奇貨使人告末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  
帶來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  
末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  
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囊裝  
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  
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  
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  
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巖等下獄崧  
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



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  
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  
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  
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  
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  
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  
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  
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  
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  
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  
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輪紼  
絹爲喪服武氏未嘗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  
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  
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  
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  
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  
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理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  
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  
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  
異日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史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



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  
一處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  
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  
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  
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  
司天夏官正上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  
接死者無吉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  
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  
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  
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躡勇走及奔馬梁  
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  
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  
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  
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  
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  
陽武行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  
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  
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



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  
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顧命隱帝時河中李  
守貞鳳翔王景崇未與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  
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  
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  
于市亦有醉者忤一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  
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二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  
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  
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宦奴而所養之

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為姦民  
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  
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  
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  
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  
難耐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  
為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  
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  
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  
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



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酣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

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容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



五石卷三十一 傳 六  
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  
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  
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  
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  
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  
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  
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  
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  
右都押衙高祖卽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

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  
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  
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  
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  
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  
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  
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  
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  
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  
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



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  
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  
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  
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  
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路雖不却然往往以獻  
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  
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農  
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  
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  
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緒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  
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  
官從之太原高祖卽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  
帝卽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  
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  
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  
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爲省耗  
繕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  
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  
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



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卽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

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儼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



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卽位賜岐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旣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慶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



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  
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  
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  
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朱可業拜禹珪  
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  
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  
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  
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  
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筭給事漢高祖帳中  
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卽位歷拜領軍屯衛將  
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  
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殿  
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  
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  
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黜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已任周  
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  
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  
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  
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白若明



曰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卽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畚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比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卷三十一

如駮

五代史卷三十一

宋歐陽脩撰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廢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三十一

傳

一



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  
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  
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  
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  
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  
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  
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  
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  
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  
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  
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  
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者必取之勢  
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  
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  
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  
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  
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  
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  
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



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竝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弁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卽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



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  
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  
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  
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  
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  
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  
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  
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  
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  
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  
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  
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  
遷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  
世宗臨其喪以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  
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  
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  
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  
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問



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  
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  
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  
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  
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  
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  
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茆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  
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  
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  
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  
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  
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  
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  
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  
實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  
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  
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  
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  
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  
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  
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  
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  
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  
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  
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



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  
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  
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  
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終

五代史卷三十二

宋歐陽脩撰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  
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  
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  
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  
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  
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  
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  
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  
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  
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  
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  
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  
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  
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  
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  
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  
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  
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  
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  
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曰左右皆



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糶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出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



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提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恐有保鑿五百騎皆新  
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  
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  
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  
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  
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  
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  
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共於忠義蓋天性也

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  
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  
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  
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  
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  
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  
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  
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  
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



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馬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

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若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



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  
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  
其死哉仁瞻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  
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  
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  
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  
溥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  
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  
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終

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歐陽脩撰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  
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  
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  
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



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  
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  
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  
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  
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  
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  
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牛  
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

昭業見於  
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  
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  
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  
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  
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  
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  
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  
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  
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  
德堅守不下晉軍壘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  
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  
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  
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  
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  
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  
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  
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  
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  
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爲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  
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  
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  
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  
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  
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  
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  
使爲政有惠愛徒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  
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  
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  
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密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  
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  
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  
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  
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  
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  
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  
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

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  
事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  
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  
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  
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  
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父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  
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  
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



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  
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  
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  
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  
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  
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  
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  
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  
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誦等  
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

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  
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  
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  
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  
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  
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  
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  
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  
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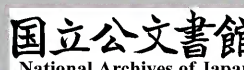


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日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欽走異故子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

兵聚諫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





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輻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多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

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

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

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

葬之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已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

進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

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

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

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  
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洪宸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  
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邠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  
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  
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  
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

屬皆没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  
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  
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  
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  
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  
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  
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



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  
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  
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  
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  
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  
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  
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  
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  
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

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  
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  
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  
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  
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  
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  
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  
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  
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  
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  
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  
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  
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  
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  
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碗  
至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  
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  
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  
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  
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  
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  
楊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  
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  
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  
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  
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懷不肯割地世宗亦以



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楊  
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  
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  
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  
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  
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  
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  
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  
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  
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  
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  
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  
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旣死  
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  
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  
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三十三終



五

<p>五</p>	<p>五</p>	<p>五</p>	<p>五</p>	<p>五</p>	<p>五</p>
----------	----------	----------	----------	----------	----------

五



